

离开的猫  
BLOW THE JOINT



对于命运，我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沙玑 /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离开的猫

BLOW THE JOINT

沙玑 /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开的猫 / 沙玑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727-0

I. 离…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411 号

责任编辑 王 蕾  
封面设计 颜 禾



世纪文景

离开的猫  
沙玑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1  
字数 122,000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727-0/I·517  
定价 20.00 元

想念一个人，从离开的那一刻已经开始。

## 目录

第一章	消失	1
第二章	远走	18
第三章	朋友	36
第四章	裂变	55
第五章	重逢	73
第六章	梦断	93
第七章	一命	112
第八章	双城	130
第九章	深寒	151
第十章	惊蛰	170

## 第一章 消 失

惟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

——马塞尔·普鲁斯特

### 1

我再次苏醒于这丛低矮灌木带下一个仅够容身的小窝，这不合逻辑。我不是野猫，我不会在屋顶与天花板间那缺风少雨的地方筑巢，衔来一些干燥柔软的棉絮或糟腐的硬纸板，洋洋自得地固守那片可怜的领地，然后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撒尿。这对于我这样一只娇生惯养的宠物来讲多少有失优雅，我只能固执地屈就于腐烂的落叶与潮湿的土地，这不合逻辑。

那又怎样，我已经把这份固执固执地坚持了近两个月之久，幸好

夏季还没有过去，而冬季总是来得太迟。我懒懒地抻了一下腰身，把耳廓里那些湿润刺痒的水汽抖散在午后的阳光下，抬头望向六楼的那个窗口。那是我原来的家，那个紧闭的窗户后面是我曾经生活了七年的地方。我称之为“我的家”。她抛弃了我，然后再也没有打开那扇窗。我不是一只野猫，在两个月之前。在她离开这栋房子之前。

如今我已经习惯于在垃圾堆里翻找口粮或在草丛里捕捉蟋蟀，偶尔会有蜻蜓飞过，却如同人们的善良一样少得可怜。不，我不能这么说，我虽然是一只被抛弃的流浪猫——今天，我终于肯用流浪这个词来定义自己了——但我还是在那些遗失了善良却多少还各自精彩的人类中间得到了些许乐趣，是的，我想说的是乐趣这个词。说实话，我并没有在我突然消失了的主人身边得到多少乐趣，因为她经常一言不发，枯坐整个下午，直到想起在我的粮食里倒上半杯牛奶。这或许是我爱上她的原因之一，对，半杯牛奶，这让我感觉到她也爱我，但更多的原因是她一言不发。在很久以后我终于明白，爱和乐趣多少存在一些悖论。忘了说，我是一只灰白条纹的虎皮公猫。

一只灰白条纹的虎皮公猫的乐趣如今仅限于夜晚亮着灯的窗台，十公分或者更宽一点，我不懂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建筑没有窗台，而只是整块的落地玻璃，使得我无从落脚。当然，我已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轻功，这让我区别于一般的猫，嗯嗯。我更愿意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一只普通的猫。

现在我不想再说什么，我要找到一些食物填饱肚子，然后等待夜晚的来临。

夏天的夜晚依然闷热，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我新认识的女孩家看看了。这个星期以来，我经常来到这个昏暗的窗口，等候她的归来。现在才九点，床头的闹钟提醒我来得有些早，也许再等半个小时或者更久……于是我沿着十公分或者更宽的窗台向左边那个窗口探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绕过铸铁栅栏的外沿，在凹形的底边轻轻一点，跃上左侧的水泥窗台。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毕竟距地面有十几米高的落差，多少让我有点儿紧张。

这个时代单身的人可真多，如同这个季节单身的猫一样多。我调整一下视角，找个舒服的姿势趴了下来，电视里正在放一档娱乐节目，那个男主持人丑得离谱，却总爱把自己包裹在华丽的礼服下面冲镜头张牙舞爪，十分钟之后我便烦了，烦的时候我只想打哈欠，伸伸懒腰，却不想离开。男主人的行为吸引了我，他一直扭腰低头拨电话的动作让我错愕，仿佛要把那个灰白的听筒吞到嘴里。他一定在咬牙，虽然我只能看到他深深弓起的肩膀和后颈的一丛头发。他固执地在拨同一个号码，使我不得不相信在那个滥情的主持人喷吐了一公升唾液之久的时间里，他的手指未曾离开电话按键。我有些同情他，但更多的是好奇。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他把电话接通，当然，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个接不通的号码，或许是他离家出走的老婆？他因为一点蒜皮小事关了电话的女朋友？他绝望地想要放弃生命的哥们儿？或者仅仅是一个类似110的求助电话？要知道，这个时代110总是拨不通的，因为每



一秒钟都有数不清的出离道德轨迹之外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占线还是厌倦，总是让人遍寻不到求助的对象。右边的窗口依然没有亮灯，但我还是打算去看看。我站直前腿，打了个冗长的哈欠，回到女孩的窗台。

这个位置可以让我的目光穿过客厅清楚地看到她家的防盗门，没有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我还可以在窗台上发会儿呆，看会儿星星。天空的星星真少，目力所及的只有一颗，于是我只能一直盯着那颗星星看。我叫它沙子，因为我觉得天空更像海，夜海，我曾经见过一次，同无星的天空一样让我恐惧。而这颗沙子便是不幸落入我眼内永远擦不去的一颗。我宁愿相信它是我的主人消失后给我的第一个暗示，但我还不知道它暗示的是什么。

### 3

防盗门沉重的吱嘎声把我由夜空拉回到窗前，我之所以喜欢上这个姑娘，多半是由于她的一个嗜好，是的，她甚至是在放下乳白色斜肩背包按亮吊灯的同时拉开了冰箱的门，乳白色的冰箱吐出一盆色泽鲜亮的蔬菜沙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偏爱乳白色，窗帘、床盖、靠垫、家具，诸如此类。起初我怀疑她的职业是护士，但显然不是，所有能捕捉到的细节都不曾给我任何证实。其实我想说，她的家总给我奶牛养殖场的感觉，乳白色的奶牛，一头挤向另一头，抖动着饱满的乳房，肆意地朝周遭喷涌着乳汁……我一直叫她沙拉小姐。现在，沙拉小姐开始吃她的沙拉。昨天晚上的沙拉。她从草绿和柠黄中叉起一些粉红色的块状物填进嘴里，那些淋漓的肉色酱汁让我倍感饥饿，我

宁愿相信这饥饿感是我不停反胃的结果，我不喜欢沙拉。

我的沙拉小姐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一整盆沙拉后才坐到了沙发上，双手捧着沾满酱汁的空碗发了一会儿呆。我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她会去做一盆新的沙拉，所以从不肯和她一起对着这个黏腻的玻璃容器哀叹。然后她开始剔牙，身边的茶几上总是有各式各样色彩不一的牙线，我不相信她能从蔬菜沙拉的牙缝里剔出肉丝来，但她还在剔，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那接下来的一分钟呢？她先是麻利地踢掉肉粉色的长裤露出淡紫色的内裤，然后把圆领衫和胸罩一起从上身剥除，消失在洗手间的玻璃门后面，这一系列动作明快而富有节奏，不得不让我对她抱有那么一丝景仰之情。我并不想说我是个偷窥爱好者，或者这一个星期以来仅仅是为了在这里等待一个发育得不太完美的女孩赤身露体，说实话，我只是想看她从浴室出来时那蒸腾着热气的身体和面孔，那些沿奶罐似的小腿滑落的水珠，这让我想起我的主人，她疯狂地热爱洗澡，却极少出门。

我盯着沙发上那团纤维织物，不停地走来走去，在近十米高的窗台上转身确实需要点自信，我有些烦躁。幸好沙拉小姐从一个干燥而娇艳的姑娘蜕变为一个湿润而纯净的少女只用了一刻钟时间，还不至于让我在烦躁中失足跌落楼底，但我开始厌倦了，作为一只猫，我很容易厌倦，这是本性。一个星期之前我已经仔细观察过沙拉小姐未化妆的五官，现在我并不想作进一步的描述，我开始打瞌睡，因为她开始切蔬菜沙拉。刀具在案板上有节奏的当当声很容易让我进入半睡眠状态，我不想睡在五楼悬空的窗沿上，只能站直身子继续踱步。我看到一盆拌好的沙拉山罩在玻璃纸下面被塞进乳白色的冰箱，看到乳白

色的浴衣被扔在乳白色的沙发上，看到她从乳白色的背包里取出乳白色的化妆箱再次走进洗手间，我跃至建筑外立面排水管的衔接处打算离开。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半个小时之后，沙拉小姐将背着她的乳白色背包走出房间，走进这晚黯淡的月色之中。我坚信，这城市的某个地方正有一些饥饿的婴儿在等待喂奶。

#### 4

这栋楼上一共有三只宠物猫和数不清的宠物狗，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狗这种动物情有独钟，这实在是一种低劣、肮脏、愚蠢的家伙，用来看门略可，用来宠爱实在是让我们这些智商四十以上的动物深感耻辱。我讨厌它们那谄媚的嘴脸和过分亲昵的举止，任谁都可以当他们的救世主，只要你手里握着面包和鞭子。现在时间尚早，还可以顺路去看一眼我那可怜的朋友黑米，他叫黑米，一只阉猫。

“嗨，朋友！今天怎么不太开心？”我用目光梳理着他那身尊贵的白色长毛，真不懂他的主人怎么想的，他明明是一只毫无杂色的白猫。管他呢，人类的想法我大多不懂。“嗨！黑米，”我说，“为什么每天都不开心，他们不在家不开心，回来了你还不开心么？”我可怜的黑米有一对蔚蓝而明亮的眼睛，所以我断定他是聋子。我自顾自地说：“你瞧，朋友，我已经流浪两个月了，食不果腹，睡不安寝，寻找点乐趣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而你呢？不过就是被阉了而已，你知道，摒弃了性别的美才是最极致的美，甚至是一种艺术，嗯嗯，你瞧，你现在就凝固得像一件艺术品。”黑米白了我一眼，哀怨地说：“笨笨。”有

点肉麻，我说：“我叫马路。”该死的名字，注定了要一辈子睡大马路。“笨笨，”他说，“你看，我的生活条件够好的了。”是啊，独立复合式住宅，天鹅绒的睡垫，精美的口粮……对于一只宠物来讲还能怎样？“但是我为什么不快乐，朋友，因为我想要自由。”自由？一只阉猫？我不解地耸了耸肩，我宁愿放弃自由，也要和我的主人在一起，如果她肯回来，我宁愿做一只阉猫。我向那个六楼的窗口望了一眼，这个角度不好，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那个纱窗上的窟窿还在那里，那个窟窿，让我睡大马路的窟窿。

“你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和他们穷腻了，你瞧，他们已经睡了，而你失眠了。”我有些同情他，但还是更愿意同情我自己。“我失眠了，”他说，“我用三年的时间习惯了和他们保持一样的作息时间，但是现在，我失眠了。”“当然，可能是他们的冷淡让你不开心，要知道你必须习惯这种冷淡，习惯和人类保持距离。我们毕竟是猫，不是狗。”我一直抬起头望向六楼的那个看不见的窗口，然后我感到了沙子在我脊背上的刺痛。黑米沉思了一会儿，又望向我，说：“他们在冷战，他们彼此很冷淡，这让我不舒服。”哦，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难怪，黑米如同他们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在打仗，这当然不是件舒服的事情。“那你还要自由？你真的能离开他们？”我问对面那个聋子。“我必须离开他们，我能接受他们疏远我，却不能忍受他们彼此的疏远，你不懂。”我不懂，我心里想，我的主人是我降生以来惟一接触过的人类，在近两个月前，尚且不懂她，如何懂别人。“那是爱，你懂吗？”我点点头，懂一点。“三年前，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我看着他们相爱，结合，海誓山盟，卿卿我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就因为一个女人！”

哦，这很平常，电视里不都是这么演的么？“她还爱他，但是他不爱她了，他也不知道爱不爱她。”我靠。你等等，我示意黑米停一下，我只有四十的智商，OK，请继续。“她不想离婚，他也不想，于是他们只能冷战。”“那你为什么还要走？”我不解。“没有我，他们也许就分手了。你知道，我不愿意两个曾如此相爱的人带着伤痕一点点磨蚀他们的感情，不如分开，重新开始。”“哈哈哈哈哈——”我恨不得仰天长笑，一对男女会因为一只猫离弃或者结合么？这个世界会因为一部小说而堕落或升华么？不会，猫变成了儿子都不会。“朋友，”我说，“顺其自然，人类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一种爱叫自虐，有一种虐待叫宽容，而你只是一只猫。”我转身离开，这感觉不好，于是我只想离开。

## 5

我有点累了，但还是决定去探望一下我亲爱的兄弟洛可，我有三天或者更久没去过他的窗口了。关键是我最近很忙，忙着关注一些新认识的朋友，你知道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搅扰进按部就班的生活。对了，昨天我刚认识了一个从东城游荡过来的姑娘哎呀，身材匀称，品位不凡，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点点艺术气质吸引了我，我决定把她介绍给我的兄弟洛可，因为他正预谋出逃，总得给他的出逃增加点动力不是么？洛可的家在四楼，不算高，但我还是得爬一下，刚才我已经跃下了二层的露台。还好，今天的晚餐比较丰盛，一只鸡腿外加半个面包。我得运动运动，保持住我矫健的身段，我的主人一定不希望我变成个胖子。

“Come, as you are. As you were. As I want you to be...” “嘿，哥

们儿！换首歌成不？七年前我就听这个了。”“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得，还来刚才那个吧，我心脏受不了。”“哈哈，想我了？哥们儿，我还以为你光顾泡妞把我忘了呢。”洛可龇了一下被烟熏黄的门牙说。停，容我想想，洛可好像不抽烟，那房间里无时无刻不在弥漫的烟雾肯定不是出自他那点肺活量。“哪能呢？我正要跟你说呢。”我赶忙把昨天认识的艺术妞跟洛可锦上添花地描绘了一番，并啧啧赞叹。“艺术气质？卖糕的，你饶了我行不？你没看我们家那两位艺术青年，都打成什么样了？就剩我这个物件儿还是完整的了，再艺术下去我也甭逃了。”“为啥？”我问。“早晚把我给阉了，或者来个独眼海盗猫，我算看出来了，这搞艺术的眼里就不能存在无缺陷的美，一定要不停地破坏、砸烂、摧毁、消灭——”“对，现在流行一词儿叫‘解构’。”我看了一眼屋内，确实惨了点。“兄弟，你得小心点，不行跟我走得了，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算横死荒野也能留个全尸啊，何苦为这两个冤家陪葬。”洛可这时候有些犹豫，奇怪，我不知道他犹豫什么，难道……

当然，离家出走总是件大事，暂且容他考虑考虑，我开始扯些别的：“洛可，如果他们俩分手了，你想跟谁啊？妈妈还是爸爸？”我知道洛可的两个主人一直这样彼此称呼。“分手？别开玩笑，他们才不会分手呢，打死也分不了，只要没打死还得接着打。至于分手，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就没个第三者什么的？要不怎么打成这样？啧啧，这张合影重洗了百十来遍了吧？”我指着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还别说，这照片拍得真不赖，一个四分之三加一个二分之

一，把缺陷全藏后边了。“那又怎样？你没发现每次洗都比原来尺寸大了一圈吗？这就是爱，有第三者能这样吗？”也是，我想，这就是爱吧，不觉间为黑米一叹。“别叹气，哥们儿，真爱还是不难找的，关键是它太善于伪装，关键是我们都没有一双慧眼，阿弥陀佛，我得眯一会儿了，等会儿这对冤家回来我又睡不着踏实觉了。”洛可说着就要跳下窗台。“天天都打？”我意犹未尽，穷追不舍。“嗯，不是在地下就是在床上，一样的。”哦，我笑笑，月亮已落至西天，再打也惊不醒多少人了吧。

## 6

这栋建筑的南面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简陋平房区，住的多是些原住民和个体小业主，在偌大的城市边缘像一块灰白而沾满糟秽的补丁，让我的视野开阔而凄怆。对人类生活中价值结构部分的敏感，或者说那些曾在我内心蛰伏已久的系统化敏感神经，使我宁愿冷静而淡漠地做一名旁观者，而不愿意去深究这些那些形式与意义上的不同。幸好我只是一只猫，或更准确地说是一只至今目光与阅历仍短浅的猫。有时我会信步于夜深时光顾人静之处，但仅限于作简短而疏离的探访，骨子里那些时而闪现的傲慢使我下意识地与这些或挣扎或妥协于物质生活最底层的民众保持精神上的落差，却总是诧异于那些频繁浮现在这一类人脸上的幸福而闲适的笑容。

如果说我已经在物质上把自己打入贫下中农的队伍中了，那我混迹于流浪者的行列也确实理所应当，其实我可以轻松地跨越意识的断层感觉温暖到来的方向，在那些聚集在午后阳光下闲散的人们中间，

我更感到亲切与安全。当然，这耗费了我近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我想说说我新结识的朋友，花子、土蛋和艺术女青年哎呀。花子是一只黑白花色的杂种猫，总是顶着一身蓬乱的长毛和缠结成块状的脏兮兮的尾巴。初见时我误把他当成一只惨遭遗弃的癞皮狗，你知道我总是与那些散养的土狗保持十几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并不是出于害怕，主要我讨厌跳蚤和那些叫不出名来的寄生虫，但如今我无从选择，可爱而亲昵的跳蚤大军已经在我那潮湿而温暖的草垫上筑窝了，这是我被抛弃以来不得不习惯的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至于土蛋倒是可亲可敬，她有一身柔软的黄色短毛，身段浑圆而有弹性，时刻散发着母性特有的光辉。据说她已经是十三只花色各异的猫仔的妈妈了，数量倒不能让我惊异，关键时常要面对子女相继离去的痛苦着实让我这样一只未曾有过真正感情经历的猫唏嘘不已。可正是这种非人的经历让土蛋总是能处乱不惊，恬淡从容。

他们都不是野猫，而是平房区散养的家猫，虽得不到名门闺秀般的娇纵豢养，不过生存略有保障罢了。至于哎呀则不同，她已经在初见伊始便被我划归同类，她同我一样居无定所，却在境界上高我一筹，我自怨自艾，她却乐得逍遥。对于这一点我忿忿许久，并于暗中窥视尾随她近两个小时，顾左右而言他。

“哎呀，你暗恋我不成？”她扭过头对我笑眯眯地说。确实我在等她率先开口，却未曾想到竟是这样语出惊人，这对我这样一只腆脸的猫来讲实在无从作答。“哎呀，不爱也便罢了，何苦做个楚楚动人的模样来让我心疼。我叫爱亚。”“哎呀……”我说，红晕从鼻头蔓延到尾巴尖，“你好。”我尴尬地回她。“哎呀，你秀逗啊，我叫爱亚，爱国的



爱，亚洲的亚。”哎呀小姐不愠不火地说，转过身停在我对面的屋脊上。“随你便了，你叫什么？”“马路。”我说。“不错的名字，你的前主人一定是个诗人。”诗人？我倒未曾想过，难道诗人都不爱出门？“我没主人，我是一只流浪猫。”我对这么快看穿我身世的女性抱谨慎态度。“哎呀，撒谎不是你的长项，不过不想提也无妨，我们总是在忘记中逐渐学会记忆。”我有些晕菜，这样的对话让我不知所措，哎呀小姐让我想到洛可，也许他们一起才能享受到交流的畅快与舒爽。“晚上再聊，我现在要去南面转转。哎呀，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忧郁王子。”说完，她轻灵一跃，消失在前面槐树那绿密的枝头。

## 7

“我恋爱了。”我蹲在窗台上有气无力地说。“你确定？”洛可更瘦了。“我不确定。”我说，我不知道我确没确定。“现在是夏天，你貌似搞错了季节，这不好。”他沉思了一下说：“那个艺术女青年？”我猛地抬头惊讶地望向他。“这不难想见，你那脆弱而敏感的小宇宙很容易被一个不着轨迹的细小流萤点亮并引发。”“爆炸？”我说。“摧毁？”我说。“也许需要打散重构了，”洛可不以为然，“来得快的，去的总是更快。”我低下头，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也许……“你真的不打算离开这里了么？”我问洛可。“也许吧，我还不能下定决心。”洛可回头看了一眼凌乱的房间，叹口气说。“我想离开，我想去其他地方转转……”我自语着。“那你不等她了么？你的主人，她也许会回来的。”她会回来么？我朝思暮想的主人，我有那么一刻钟似乎把她忘了，不是这一刻钟。“我也会回来的。”我望向六楼那个看不见的窗